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賈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謝錫位

家藏集卷六十八

明 吴寛 撰

墓誌銘一十首 壙誌二首

太宜人董氏墓誌銘

太宜人董氏太原人為故太醫院判錢公伯常之妻今御醫鈍之母也錢世家江都後徙晉陵以小兒醫名院判少侍其大父晉府良醫宗道居太原而太宜人之父亦為府

中典仗故娶之後良醫卒其子良玉挈院判南還占籍長洲未及立家復以醫薦入太醫院而留其配于吴當是時太宜人為冢婦勤苦特甚凡可以奉其姑者必極力致之於是院判益妙於醫病家日迎之去家事悉委太宜人以治又其弟三人漸長凡一門衣服飲食率取給焉亦惟其平日不妄費一物家竟立中歲從院判仕于京師内助之力益多年且髙其子鈍繼仕復從之榮養已至然每教子婦必舉少時勤苦事為言不能忘也鈍初仕為院使得以

其官贈其父太宜人因亦受封焉命下半載俄以疾卒
享年七十有九鈍將歸葬持其友周行人秉臣之狀泣
拜請銘予交御醫父子間知太宜人之賢甚熟益其嚴
毅端莊而儉朴者皆可稱道是固可銘也子男四曰鋐
鈍鑄銘女二適馮釗張經並先卒孫男七女八其生永
樂十年九月十二日其卒弘治三年五月十三日以卒
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合院判兆銘曰
遙遙晉墟昔産于是徙家吳中從我夫子家之克立獨

任勞事終老京師貴不驕侈子孫繁昌南北嶷嶷厚養髙封尚以醫仕榮則已多亦多壽祉合葬丘原夫子是竢百世之餘其謹以視

彭母劉氏墓誌銘

彭氏吳人以貲雄里中有曰至朴者益以謹敏承家家故久而不替而至朴亦惟有其配劉氏以勤儉助之耳劉氏諱素能為仲顯之女母曰項氏為人凝重涉知古女婦事既歸至朴其舅姑春秋已髙左右奉養得其歡

心舅姑以得賢婦私相慶幸乃悉以家政委之治劉氏
恒謙抑不敢先諸婦久之然亦無出怨言者教諸子必
以禮義仲昉為吳庠生程其學業更以女工率之使勤
下至僮奴輩待之亦多恩意嘗有竊其金首飾者後雖
知其人卒隱而不言其寛厚如此家嘗值火至朴囊重
貲投井中他日使人下取之弗得頗不樂劉氏慰解之
曰財固不可以非其道而得至非其道而失亦付之數
而已至朴為之釋然其明達又如此至朴既卒又明年

為弘治庚戌閏九月十四日亦以疾不起以明年某月
某日合至朴葬于長洲縣習義鄉先塋子男三曰時娶
徐氏曰昉娶胡氏曰暐聘丘氏女一適陳偁孫男一將
葬諸子相向泣曰吾母之賢人孰知之亦惟圖所以銘
其墓者耳於是昉請其師鄉貢進士陸君為狀託吾姪
奕以書來索銘予重其孝不忍違也銘曰
婦人之行不出閨門孰謂其家而繫其人閨門之傷其
人不存書所存者慰其子孫

崔母墓誌銘

吳江崔瀓以太學生居母喪于家哀而盡禮將葬以顧得銘文請于其父其父文友賢士也曰婦人法不得特銘然如爾孝私情何會其邑汝太守行敏上京師授以狀來即予求予嘗聞崔氏有年少好學喜從士大夫游者盖瀓也已而其所從游士大夫多以書至稱瀓之母賢而瀓甚孝宜有銘以慰之乃按鄉貢進士汝其通狀為著崔母墓誌銘而序之曰崔母姓黄氏其先為閩人

宋祥符間有諱應龍者仕于吴而家焉後徙湖之烏程曰棲梧黄氏者因其里名也其後曰衍以好文雅著名郡中又後三世曰儼凡弟五人伯俊國初仕為廣東參政季份嘗入史館出為嶧縣教諭而儼亦两被召却竟以隱終儼生瓛瓛生蘭俱不仕黄既為衣冠家而崖之先曰刑部主事齡與俊官同朝及份更占籍吴江適與崖比近故蘭以女歸文友而生瀓其諱某少有淑德誇于族人及為婦事舅姑孝敬備至每得珍味必先獻于

堂上而後食家業素厚數勸文友散所積以周貧乏文
友從其言多成義事其教澂必守禮法謹交游而尤以
儉樸為言見服飾稍華輒令去之澂用其訓亦成賢名
故自入崔之門誇之者如其族人及其卒也內外皆曰
何賢者之不壽也其卒以弘治五年九月四日得年四
十有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其邑某鄉子二人
長澂次清先卒孫二人曰俊卿偉卿銘曰
黃在吳江舊稱名門少擇所歸于崔來嬪淑德何多止

於中身脩祚既延生子長孫子也悲傷忍死其親何足慰之託此銘文

顧惟誠妻吳孺人墓誌銘

崑山顧惟誠卜葬其妻吳孺人有日矣以其孫潛赴試禮部俾奉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之狀來乞銘而大理寺副夏君克聲且為之請曰此敘州守惟謙女凡也其賢宜知之乃視其狀曰顧與吳皆邑中名家其先禮部主事凱娶安人沈氏實生孺人少處閨閫貞淑端重夫婦

竝愛之爲字曰馨禮部公蚤喪其父公式方仕京師母太安人陳氏老不能就養留其配侍奉于家而俾孺人助之乃擇贅壻得惟誠而凡家事亦以屬焉孺人爲人既孝其母不勞其祖母安且樂不知其子之去家也至奉舅姑時節往省或遣人致甘旨不絶其舅姑安且樂亦若其子之家居者禮部公晚得三子孺人保愛以長不以異母弟間其恩意於是其祖母若父母相繼而沒及見仲弟惟謙且取科第爲顯官始從惟誠歸養舅姑

孝謹益至惟誠嘗與鄉里諸耆碩月必爲會以詩酒相娛樂孺人共具豐腆雖老不弛自少知書見子孫勤于學業者輒喜一日令幼者背誦大學或一字遺脫猶知之及喜諸小說凡載孝義事者曰惟其言俚世俗可勸也葢雖病亦不廢云以弘治四年十一月某日卒享年七十五子男三式貢士左義官仝邑學生孫男四培直潛澡培直亦邑學生潛鄉貢進士女五長嫁邑學生沈信次許嫁杜禎次許嫁夏景洪其二俱幼曾孫男一文

徵女四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吳東髙門倚崑阜順正無違善為婦良人相視同白首
造家以盛期可久子孫振振信非偶亦有成名起文藪
不鑿斯坎中能受我銘其藏石不朽

顧孺人墓誌銘

同邑朱堯民隱居葑門讀書好古然素稟孱弱未嘗遠
游一旦扁舟上京師行三千餘里見予予曰天暑甚君
何為至此則顰蹙曰凱益有不得已之故耳惟凱幼多

病六歲幾死賴吾祖母顧孺人日夜抱持含藥飲之始有生意以撫以教得至于今日今吾祖母不幸見棄而吾祖父及吾父皆已即世凱於諸孫為長法當承重服不宜去几筵為不孝事然葬有日必得一言銘墓非躬請不可盍凱自顧無可報吾祖母者亦惟致其力於奔走勞苦之間而不忍自安耳幸念之於是出其所為狀而周紀善希正實為之填諱者予與堯民別久接之驚喜而又感其孝不可無言以慰也乃序而銘之孺人諱

蘭字似蘭姓顧氏為諱思賢者之女其母范氏生而貞淑父母不忍出嫁得里人朱某為贅壻某字某後稱怡晄翁是也翁少有志期自立産業孺人能以勤苦佐之及翁卒能教其一子子復卒再鞠其三孫皆至成立凡三十年于此而産業不墜終其力也子曰賓孫長即凱次文次稷曾孫五其既老病風痿卧于牀者六年其婦欽氏率諸孫婦奉侍甚謹竟不起其生永樂甲午十一月六日卒于弘治壬子十二月三十日以明年九月三

十日葬于長洲縣子字圩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歲之將新昌不少延為八十年亦既多壽不稱其賢人尚有言惟完其家内事可專孫曾滿前哀哀鞠我匪獨母然謹送于阡

李宜人徐氏墓誌銘

宜人徐氏為封奉訓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李公希潤之配而南京國子監祭酒傑之母也當成化初以其子任翰林編修獲封孺人後十八年其子擢侍讀學士始

進今封益又五年為弘治壬子八月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五及是其子趍赴闕下以母喪奏乞守制天子念其為舊學之臣特越常制賜其母祭葬事下有司奉詔惟謹乃擇明年九月甲子葬于常熟虞山之陰而以銘墓之文託之予予嘗歎宜人自中歲受封與其夫白首同堂安受祿養及玆壽終復被恩典人間之福嚮用罍備為之子者亦可以無憾矣尚何假於銘文哉豈宜人平生必此而後著乎乃據其邑人監察御史賈君之狀

書之徐為常熟大族在元以貲産中邑中人稱徐半州
宜人為繼宗之女母曰季氏繼宗寛厚長者讀書守禮
有故家儀範於諸子女中獨竒愛宜人始歸于李益李
族亦大而學士公尤賢也當是時宜人處尊卑間上承
旁接皆盡其道人已謂其能婦及為主母總内事學士
公益得自逸其閨閫防範必嚴密賔祭供用必周至親
戚往來之禮必厚嫡庶撫育之恩必均人又謂其能母
也既貴尤不自侈大衣服惟布素雖老絲枲未嘗去手

其勤儉葢天性然故卒之日内外親族哭之皆盡哀所以道其賢者不絶云子男三人長即傑娶章氏封宜人次值娶陳氏次儆娶呂氏女四謝山吴洵趙炘吴舜臣其壻也其季與女皆庶出孫男五人如逵愛祖敬祖應鳯應鸞女六銘曰

海虞城北峩髙門自我笄年始來嬪五十餘禩長子孫至老相敬婦道存子也抗顔師道尊中堂禄養咼釜陳始終榮耀蒙天恩歸于斯竝刻斯文内行幽闗揚其芬

姪婦朱氏壙誌

朱氏蘊之吳縣人吾姪奕之婦也生成化六年正月初九日後十八年而嫁嫁三年而卒卒時為弘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葬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墓在吳縣五都花園山之下朱氏少為其父以愼母鄧氏所鍾愛及嫁其舅拙修翁與其姑沈氏皆没而事奕所生母顧氏無違禮性和厚奕與之處甚宜予在京師知其賢喜之及聞其病而死惜之其葬也書其略以誌

亡妻陳宜人壙誌

宜人陳氏世為蘓之吴縣人父曰謹以厚德稱鄉里母朱氏正統丙辰十一月十日生宜人年二十一嫁予自予游太學官翰林南北所至宜人皆從弘治戊申得疾疾少止復作竟以庚戌二月十二日卒于京師寓舍會予有史事先返柩于家葬他日乙歸躬視葬地今歲癸丑疏上于朝俄有吏部之擢願弗克遂乃擇其年十二月十二日權葬於吴縣五都太平鄉先塋之左宜人事

先諭德府君孝敬嘗有男女數人男長者曰康壽女曰順正皆夭死後為予圖嗣續得二男曰奭曰奐宜人撫之皆如己出而待其母陳氏尤厚若其明惠之資端重之行至傳聞士大夫間予未暇述也予初為修撰獲封安人及為諭德始進今封宜人每感恩以為過而勸予曰仕可止矣予未能從其言即歸於是乎有愧吏部右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吳寬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墓誌

先妣太宜人王氏世家郡之常熟在景泰初寛母張宜人不幸見棄先諭德府君求繼室得太宜人當是時閫内外事府君已悉付子婦太宜人得以自安凝然終日而已平居撫子孫以慈待姻戚以和沈静重厚寡笑與言惟父母早世自歸府君歷四十餘年未嘗一省其族及年益髙身益健俄而疾作遂不可救嗚呼痛哉生于永樂庚子某月某日終于弘治甲寅十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五子男曰宗曰寛曰宣宗宣皆先卒曰宇亦夭

女四字與女適王節者出太宜人孫男曰奎曰𢑁曰奕曰奭曰奂女二曾孫男曰健曰倖曰某女三太宜人初以寛為翰林修撰蒙恩封安人及寛進春坊諭德而府君亦已見棄乃加太宜人之封榮顯雖至而侍養則違寛竊以為恨前歲上疏乞歸省會誤擢吏部不果詎意今日遂至大故恨當何如耶於是天子念青宫舊學以寛有講讀之勞特命有司諭祭并造塋域以葬乃擇卒之又明年正月三日葬于吳縣五都南横山之西合府

君兆寛忍哀畧識歳月納諸壙中亦惟叙恩典之盛以示子孫圖報焉爾

虞母鄒宜人墓誌銘

宜人鄒氏爲封兵部車駕司主事虞君震之母曰宜人者則以車駕之父侍郎府君甞任通政司參議所受封號也宜人壽八十以成化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以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既葬于邑之金潼合府君之兆後二十年車駕以葬未有銘爲恨俾其子臣來請而自爲

之狀曰虞與鄒俱崑山人宜人之父長卿與虞之先在
國初俱以富民徙實南京兩家以鄉里故相往來府君
初分教金華知其賢娶之乃奉其母顧宜人以行而宜
人之母陳氏老而無依亦從宜人孝養備至既而府君
丁母憂還崑山僦屋以居猶寒士也宜人安之晝夜紡
織力為衣食計及府君服闋初選為禮科給事中再擢
參議祿俸稍厚然宜人自奉不異為教官時子女之生
不求乳母必親乳之曰餓人之子吾不忍也震有妹早

喪育其孤女于家為擇良族嫁之震之妻周宜人勤於女事必指以教其女而教震尤嚴切切焉以勿墜儒業為訓及府君以兵部右侍郎而卒扶柩歸葬空囊蕭然尚無田廬宜人安之復如為教官時葢宜人持身有淑慎之德無妬忌之心處家有勤儉之功無邪妄之見其賢不能盡書也子男三長即震次謙次夥女二長適錦衣衛百户張敬次適陜西按察司僉事陳詠孫男四長即臣登進士第為兵部職方司郎中次民次煒次秀女

七人曾孫男五人玄孫男一人虞相傳出宋雍公允文後本蜀人宜人嘗謂震曰汝父聞族人有居吳江者宜訪之以成其志至則果得五世祖元統間親書復田公牘適與譜合於是虞之家世始知所出葢宜人之力也府君諱祥字仲禎歷事先朝為時賢臣宜人實克配之予不及見侍郎公而與其孫郎中相好知其居官所以不媿其先者葢有所自也乃不辭而為之銘銘曰

身有其貴家無所資能安其常於夫則宜墓木拱矣刻

石有詞既暴賢德亦慰孝思再世復纉慈訓是遺凡今之婦盍覲于兹

故四川僉事陳君妻周孺人墓誌銘

吳中仕宦家自國朝來以陳氏為冠恭僖敏公功在西土為時名臣其後繼登甲科世列憲職又有若公季弟之子四川僉事曰僎字汝翼者孺人則其配也其諱妙清姓周氏出崑山名家為鄭府長史瑱之女母曰夏宜人長史公嘗為監察御史有名中朝治家整肅孺人資

秀慧且得家教既笄而嫁處貴族受榮封絕無矜侈態其舅故封監察御史有成與其姑顧孺人皆賢之僉事君初在南京或巡行于外孺人輒閉户獨處雖三尺童子不許踰閾及從至蜀中適寇難方熾僉事君數出備禦孺人所以居家者益謹一日僉事没挈攜諸孤遠道歸葬念舅姑皆高年左右承順能慰釋其意教其子汴業儒汴竟登鄉舉初僉事君未有子以凡汝韶之子浙為子後孺人得汴諸妾更生二子沆涇孺人待之皆與

己子笄可謂賢矣汴以其母老恐違侍養屢不應春選
孺人年七十五卒之日弘治八年二月某日也明年正
月某日葬于吳山先塋之次子男四浙娶錢氏汴娶楊
氏沆娶顧氏涇早卒女二長適鄉貢進士朱本次適吳
恪孫男四東同寀林女三適劉燦夏卿其一尚幼諸子
將治葬奉監察御史夏公狀來請銘蓋夏公與孺人為
中表兄弟知其賢甚深而予與陳氏同里居有世契亦
竊知之故不復辭為之銘曰

少則有家同享其貴匪貴之享繼幂中饋憲臺凜凜一道肅然何以相之有婦之賢載耀髙門裒然而秀何以教之亦有賢母從子而養從夫而藏吳山鬱鬱蔭此幽堂

張安人王氏墓誌銘

王故閩人為唐水部郎中輔之之後在宋多顯者後徙吳中曰著作郎蘋河南程氏弟子也尤以道學聞子孫以儒業相傳國初有仲光處士兼通醫術又三世曰時

勉醫名益著娶嚴氏生安人為季女名珍字秀珍少歸
名族為工部員外郎張瑋嘉玉之配而為贈工部主事
靜源之婦南京國子監助教鋼之孫婦也嘉玉幼則好
學既長登進士第居官清約以考最獲封其妻至是安
人以疾卒于京師年止四十適嘉玉以公事之便載其
柩還葬率其子來請銘曰少婦之亡不足以勞長者惟
瑋辛嘗游門下而亡者有足銘亦欲慰其子之哀耳乃
出安人之兄太學生惟安所為狀以拜狀曰吾妹婉和

柔懿自能言宗黨稱呼不誤而與同輩相嬉戲未始有
爭年六歲吾母教以女工及授以女誡諸書即通解稍
長率之祭奠饋食若浣濯諸事即能服勞尤能以禮自
持居一室人未嘗識其面也其賢如此此吾之所知者
及為婦婦道益修嘉玉得盡力于學姑太安人陳氏嘗
有疾以安人為冢婦委以家事治之甚習而事其姑凡
湯藥食飲必親奉葢不以事廢其待族親甚厚及教其
子則嚴未嘗縱之使惰也此又嘉玉之所稱者今則不

可見矣故聞其卒内外親族哭之皆哀足以知其為人矣其生正統乙亥三月八日卒以弘治甲寅六月二十五日以又明年丙辰七月十六日葬于吳縣竒禾山善人橋先塋之次有子二人伯曰希范聘顧氏為湖廣按察司副使源之女仲曰希程銘曰

惟出與歸其冑實華内德克舉無忝其家既與其榮而奪其壽家人是傷其獲亦厚

張景春妻胡氏墓誌銘

吳城東有甫橋橋之北有張氏居之世積善濟以勤生家致殷厚至景春在里中尤稱善士而勤生如先世能益振其家景春固賢其配胡氏更以賢濟之此家所以益振者胡氏諱素安性端簡凝重資尤明慧景春父子多游京師服賈闤内事惟胡氏是賴凡錢帛出入之記注米薪儲積之劑量親戚慶弔之往來傭奴衣食之分給處之秩然也其治家更身率以儉不好華侈至于里巷女媪所信邪妄不經之事尤不能惑也故人皆稱景

春有賢婦素無疾俄疾作遂卒其生正統丁已八月二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三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三張與胡皆長洲人胡氏之父曰德清母曰袁氏當胡氏居室時已能行孝及歸于張姑以年髙在堂奉事與母同姑卒哭必盡哀人益稱其孝云有男子二人長曰雍娶梁氏次曰準娶李氏女子二人長適吳瀚次適劉祝孫男六人曰溥瀌瀚滂濤孫女四人曾孫女一人將葬得地于吳縣十二都白華山之原卜卒之又明年二月三

日葬焉於是準來道其父兄之意求予為銘盖瀚子兄之子也惟以姻婕故特知胡氏之賢故銘之銘曰

詩詠宜家于茲可信豈人之宜而家亦振女婦之德實繫于家閫内之事今何賴邪顧而不見泣然歎嗟尚閟于茲壤地不汙

戴母莊氏墓誌銘

長洲戴冠有母病走百里外求醫治之疾痼不可治其母竟卒冠自咎為不知醫藥或妄投痛哭不已將葬則

洛其父文昱甫願其墓銘庶以自慰者乃來請於予而自為之狀曰吾母莊氏也諱妙清父曰思恭嘗長鄉賦以庇其民破産而家遂落娶卜氏生吾母在諸女中最幼然不妄嬉笑日環坐而緝坐必下起必先麻枲輒先滿筐更精好可織葢其用心之專也歲理蠶事蠶未眠而桑或不給食對之甚悲家人曰何重利至是應曰吾不忍蝡蝡而死豈為利哉葢其存心之仁也此皆吾母幼時事既笄而歸吾父已四十年勤儉慈順如一日吾

父甚宜之平生食不邪味工不奇巧畏聽惡言言惡事非特有娠時然事姑孝夜寒必再起問衣衾厚薄姑之舊衣垢以常得手自浣濯為幸雖嘗茹素禮佛然不肯以一錢施浮屠氏至親戚及隣里女婦之貧者則隨所有週給之不吝冠家市中幼獨喜習儒業親戚咸曰業儒固善然猝不得成名不若業賈可朝夕養生母聞而謂冠曰即不成名亦不失為士人其必事此他日吾食貧無悔也吾父亦然之冠故卒業儒既而入鄉學為弟

子雖屢躓埸屋而吾母怡然自若也此其為人大略如此吾母之卒以成化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享年五十九子男二長即冠娶夏氏次冕娶韋氏孫男三人恩愚憲女一曰貞德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墓在何山之原冠不肖既壯未仕未能顯榮吾親甚愧恨也茲敢以狀上惟憐而畀之銘幸甚益其狀云然寛屬以憂制歸自京師則聞有戴冠者好學而文願一見之乃今以銘文見托所以叙述其母者讀之可悲因知其篤於孝

非世所謂文士比也乃按其言而叙爲之銘銘曰

溪流洋洋母氏在堂有過於庭儒其衣裳紛紛小夫日中爲市孰從而儒惟母之使母之云亡子也其愍藹然其文凜然其德葬也有銘何加於詞爰刻之石惟慰其悲

郭母徐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郭君忱待試禮部聞其母徐氏喪疾馳還家慟哭曰吾生不及仕以榮吾母今而吾母將葬何以盡

吾心乎則告其父曰惟葬地之當擇也乃行西山衝冒
跋履無所不至凡數月始得于至德鄉博士塢之原則
又告其父曰葬既得地矣吾母之賢不當有銘乎乃自
為狀來請于予至於數四而不已徐氏諱靜端世家長
洲為嘉定縣醫學訓科惟德之女及嫁郭氏為承事郎
汝文之妻郭大家也其舅宜軒府君偉然族人之望生
汝文克肖為其婦寔難徐氏入門事宜軒與其姑成氏
皆得其意及舅姑下世相汝文治喪則斂葬必厚治家

則耕織必勤以至祖先之享祀親戚之餽遺必豐子女之婚嫁婢僕之衣食必均若其舉止之必端用度之必儉則持其身又無不至者汝文甚宜之比歲疾作重以愛女及殤孫之戚悲痛之餘遂不可救享年五十有七其生正統己未八月六日卒以弘治乙卯十一月一日以卒之又明年二月四日葬焉子男三長即忱娶雲南按察使張公汝振女次悦娶無錫鄒氏次懌娶同邑蔣氏女一適監察御史陸完贈孺人孫男四人受福受益

受釆受學女九人于重忱之孝且以汝文之失良配不可無銘以慰之也銘曰

内言不出如無其人匪出其子曷知其親曰厚而勤曰豐而均曰端而儉以持其身有家以盛有子以顯視彼哲婦内助何鮮乃卜吉壤西山之垂欲知其賢刻石有詞

家藏集卷六十八

家藏集卷六十九

明 吳寛 撰

墓誌銘一十一首

錢夫人莊氏墓誌銘

故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錢文通公之配夫人莊氏世為松江華亭人父曰克勤母某氏夫人未生有術者指其廬言曰此地當出貴人已而夫人生既笄克勤

與錢雅相好遂以夫人歸文通公公時為諸生游鄉學勤苦特甚夫人晝夜紡績以資給之公得專意問學遂取高科入翰林以文名于世及姑趙夫人没夫人居喪兼治家事公得廬墓行孝至于服除乃歸後公官益高禄益厚夫人自封孺人進宜人至今封可謂富貴顯榮矣居常猶親女事衣布素人不知其為命婦也及公年七十以尚書致仕而歸夫人年相若髮不變白聰明强健歲時設宴子孫以次奉觴為壽終日端坐不少欹側

人又不知其年之高也夫人少則孝敬其舅姑皆嚴毅
事之得其歡心平生遇妾媵無妬忌之行訓子孫有勤
勵之言至待族婣御僮奴皆有恩意居家處事尤善含
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閒靜和婉雖老不輕出中門私
居雖子孫亦未嘗聞其笑語聲也弘治八年八月十六
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六子男七人曰嵩承事郎曰岐府
學生曰嶧俱蚤卒夫人出曰峘國子生曰山金山衛指
揮僉事曰岌國子生曰巖女二人中牟縣學訓導張璵

金山衛指揮使翁熊其壻也孫男七人曰啓宏進士某
部觀政曰啟賔國子生曰啟容府學生曰啟某曰啟春
曰啟賢曰啟明女七人國子生陳槩承事郎陳福國子
生沈髙士人江隆其壻也餘尚幼曾孫男六人曰文綬
曰文曄曰文曜曰文暐曰文誥曰文纓女三人先數年
文通公没上敕工部營葬于邑佘山之原至是有司以
夫人之喪聞復蒙諭祭如制於是啟宏以嫡孫持服卜
明年十月某日以夫人合葬乃自為狀使其弟啟容介

先友馬太常來求墓銘銘曰

孰不為婦貴者幾何亦孰不貴其壽不多貴不自侈布素儉勤老復自檢止于中門赫赫文譽馳于遠夷文通有婦于内相之富貴匪共共此一丘視其松檟寵光未收視其喪次衰經則盈再世復發甲科成名爰求其故曰由誨言奉而嗣之何但曾玄叙其淑行著玆銘章庶幾閫内其人不亡

史母太淑人鄧氏墓誌銘

史與鄧皆洛陽名家也太淑人諱德恒為陽穀縣丞瑄之女少歸于史為朝城知縣贈山西道監察御史某之配而為今蘄州知府簡之母也御史君初喪其配陳氏求繼室得太淑人端莊婉順撫陳氏遺女更慈及御史君以鄉貢士入太學居都下者四年親汲爨以供之燈火共事虀鹽竝食有人所不能堪者已而從其夫官朝城為縣令妻亦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於是君以善政清節為朝廷旌褒所以成其賢名者太淑人有助

焉天順癸未君卒于官太淑人年三十三耳一子生甫十一年纍然携以歸不以幼孤弛教喪始畢即遣入郡學脱簪珥買書以資誦習其子竟登進士第以才御史出守蘄州遂其養蘄州自古稱繁雄之地其子旦起治文書至日中未已上稟承而下裁決不得一視家事事惟太淑人任葢至此爲郡守母益貴矣其自處勤儉猶前日也自爲婦非歸寧不出至是居蘄州數年未嘗一越公廨門其子退食亦不一問公事惟以嚴刑暴怒公

取子為戒其子遵奉慈訓書之座隅卒之善政清節無愧其父至屢受旌褒以成賢名太淑人之助益多若其延欵賔客施予貧困既老無所厭倦又其可稱者太淑人初用其子貴封孺人再進今封恩典益盛每以不獲與其夫同受為恨其年六十八俄以疾卒生于宣德庚戌五月十四日卒則弘治丁巳正月二十八日也子男一人即簡娶紀氏前太常博士文達之女女二人長適河南守備都指揮李端即陳氏出次河南衛右所正千

户姚惠孫男一人曰迎舉聘畢氏户部郎中孝之女女五人長適畢玉次許適路平侯正劉成恩一尚幼其子將返柩于洛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北邙山先隴之次以通守李君狀來請銘予郡人也守有喪方無以為助其何敢辭銘曰

有郡古開淅河右禄俸旣豐養則厚口體致樂樂則否刑罰取予在不苟我言如從民可阜卓哉高堂此賢母曷不食報享眉壽哀哀號擗今何有母則可惜惜尚有

以憂去任子為守北邙山中深且㘭從我良人百世久刻石以藏同不朽

故封孺人高氏墓誌銘

監察御史王君為予言其先孺人之賢葬既十二年矣未有銘之者敢以父命請予知君已久及是出按吳中風裁凜然類古才御史固知其家教之有自也則諾之孺人諱偉字俊卿姓高氏其先光州固始人也唐末遷閩遂為閩縣人宋有諱騰茂者隱居著書卒贈通議大

夫子惟月以中奉大夫致仕封慄安縣開國男自後多
顯人大父諱昊國朝承樂間以春坊清紀郎改知常山
縣妣尤氏封安人父諱環不仕妣林氏孺人少歸于王
是為鄒平縣學教諭佐之配王故濠之定遠人國初以
軍功授武階守閩中而好儒業教諭君初游鄉校家適
中衰孺人以柔順事其夫養其姑益謹及姑沒斥簪珥
備喪具以葬之人稱其孝教諭君既登鄉貢初授桐廬
訓導孺人從之官以内事自持教諭君得專意教人孺

人力也擢鄒平始留居于家婚姻以時慶弔以禮家政秩然人又稱其能初其姑沒遺子女皆幼弱為撫育之如母及孺人生子稍長即教之業儒所以訓戒者甚嚴其子竟登進士第自知上饒召為御史人尤稱其賢也惟其平生恩意在人故卒之日親族皆哭之哀雖隣嫗亦有泣下者卒以成化乙巳七月十四日享年五十三以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于侯官縣草市都茶園山先塋之次後九年為弘治乙卯其子以御史考最蒙恩

封孺人云子男四人長昺即御史次禼其次昃庶出也女三人適洪文輔張逵黄文陞孫男一人曰鍾女二人方教諭君致仕歸而孺人已先數月没矣故哀痛特甚自為文記其墓予故據而序之銘曰

行不出乎外而教能成于内柔順嚴明刻石已載也惟不與之壽而獨與之貴銘以昭之益亦有待也

徐母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某出吳縣孫溪朱氏父曰孟淵母陸氏少歸于

徐為諱雎字仲輝者之配徐之先在宋從南渡至吳而
居光福者數世矣國初儀禮司序班曰曾生可儀為范
氏贅壻范氏世居天平山之下魏國文正公後也可儀
生某某生仲輝仲輝以出粟助有司賑饑授承事郎雖
隱于鄉而名聞吳中其族人以孺人為仲輝婦無慚德
者孺人儀容修偉而慈惠孝敬閨門取則性更勤儉手
治衣食不以老廢仲輝立家頼其助為多有子圻繼其
父長田賦孺人教之務為長厚圻能舉義事出粟賑饑

如其父有司奉詔更旌其門人謂圻之承家賴其母者益多也於是仲輝既沒十有三年孺人以壽終益年七十有八矣其生永樂庚子六月十九日卒以弘治丁巳二月三十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馬鞍山之原合仲輝兆子男二人長即圻娶陳氏次奎側室李氏出娶顧氏女一人適陳與孫男一人曰瑛女三人其二已嫁曾孫男二人曰讚曰謐女二人圻嘗乞墓銘於予及予北來其甥陳霽方登進士第績學翰林為狀來促曰外祖

母賢行甚備此其槩也願取而銘之銘曰
山有巨石地深且幽門有喬木可蔭以休有家于兹內
行脩慈孝勤儉正且柔老從良人地下游欲考其賢此
焉求

韓夫人墓誌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以成化戊戌卒于家朝廷嘗遣
官治壙于吳縣雅宜山之原後二十年其配夫人金氏
没其子數具疏告哀天子識公生時多著勞績而夫人

實其配也特下禮工二部議葢大臣妻受封而卒者例
賜祭而治墳後凡合葬者近時顧特令其家啟壙而有
司無預也至是工部覆奏以為非卹典意遂從之敎歸
將與其兄文圖葬事乃乞予銘惟都憲公為國朝名臣
其擇配必得其人之稱者當其未貴時其先府君以富
民徙居京師生公初娶夫人王氏蚤亡遺一子即文繼
娶得夫人夫人之先世為宛平人有曰大和者豪俠不
羣娶曾氏生夫人其弟某方為工部員外郎與公有仕

宦之好知夫人賢而可配始娶之未幾公以監察御史出廵江西夫人謂公曰長洲故鄉也無第宅可居他日公何所歸乎公以為然明年還過吳中始卜居東城下而公竟歸老于此歷仕中外至居憲臺功業赫然夫人亦從受封可謂富貴矣然處之自如未嘗有矜喜色中閒公以直道忤人三被降黜夫人亦不憂且時慰公曰公心無愧造物者豈令公終在人下耶已而皆驗夫人居家則奉舅姑以孝從行則事公以順公性邁爽少暇

輒具酒饌與賓佐樂飲夫人治具畢獨以麤淡自奉平居衣服亦無紈綺之麗人不知為命婦也及公致仕後儉德益甚迨至寡居尤嚴於治家僮奴輩帖帖無敢縱者當病亟子婦請醫禱輒戒以有命則使啟篋視之凡殮具咸備可謂明達矣蓋年六十九而卒其生宣德戊申八月二日卒于弘治丙辰閏三月二十六日葬以戊午某月某日子男三文光禄寺典簿娶吉安知府張某女數工部司務娶浙江布政司參議甯某女敞側室王

氏出娶安吉主簿朱某女女一適藕州衛指揮使謝瑛
夫人出也孫男三勲勤勣勲府學生女三曾孫男四某
某女三銘曰
憲臺赫赫維韓公江嶺植立功尤崇夫人來嬪婉德容
受恩錫號榮則同閨閫内助嗟成功條歸于茲全厥躬
帝命守臣爰啓封雅宜山氣佻鬱葱女婦孰克榮始終
子孫來視當無窮

王母陳孺人墓誌銘

崑山王成憲初任訓導寓京師而奉其母陳孺人以居禄雖薄母樂其養意甚安也予以鄉里故常往來其家知其母既老能治内事故成憲官雖小賴其母之賢意亦安也於是成憲去為秀水教諭復養其母于官秀水距崑山不二百里其母或歸則假公事以省不見其母者葢無幾日耳俄其母以疾終成憲痛哭不自勝予適亦以憂制居家特趍吳中持狀請銘及予北來又以書促曰葬且迫期矣非得此不敢掩壙念其言懇至乃為

作王母陳孺人墓銘而序之曰陳氏諱某字某與王氏為同縣人父曰歸安主簿某母曰夏氏父母初未有子不欲嫁其女始擇贅壻得王君寧寧之父英國初為陜西按察使時號廉吏陳氏為其婦居貧節儉人謂為無愧及寧卒獨處室中躬紡織以自給教其子讀書夜必與共燈火稍暇即取敝衣補綴不自逸也其待親族必以禮御婢僕必以恩事其母尤孝母年八十餘老而無齒日必作肉糜以進或含哺之當是時其姑閻氏亦老

矣恨不得侍左右數迎至家所以奉之者如其母可謂孝矣其生永樂己亥某月某日卒以弘治丙辰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八子男二人長即成憲娶張氏繼劉氏次成章娶朱氏女二人適益經周夏孫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五人以丁己某月某日葬于本縣馬鞍山之原合其夫之兆銘曰

生從其子有禄以養死從其夫有地以葬惟孝與慈其人則賢庶慰其子託此以傳

太孺人貞節俞氏墓誌銘

俞氏以名家女少歸于顧顧與俞其先皆常熟人後其地分隸太倉州故今又為太倉人其曰太孺人者因其子守元任中書舍人三載考最而朝廷封之也曰貞節則以守元之父贈中書舍人文安早世太孺人能守志無玷有司上其事于朝廷而請旌之者也太孺人諱如瓔為景明之女景明贅于陳其配又名士原錫之女也當其少時內外族人皆稱其賢議非其人不嫁始擇文

安歸之和順孝敬動守内則舅姑以為得賢婦方竊相
慶居二年文安忽遘疾而没娠守元甫四月耳當文安
病劇祝之曰汝善自保即生男庶延我後以為父母慰
已而得守元質弱多病幾死者數太孺人屢欲自經曰
吾所為不死者有此兒耳仰天大慟見者感泣後守元
竟無事既長母子相依煢然閨閤間亦惟守元性醇謹
尤賴其大父希增從父某教而成之既長補縣學生遂
登進士第為近臣論者謂其至此可謂難矣他日守元

念其母迎養于官遂被恩典顯榮表著有光其家其所以至此者又可謂幸矣於是守元生一子而夭太孺人悲傷過甚疾作而没守元痛其母哭之欲絶曰不肖幼累吾母今復以兒女累之吾何以為情哉將還葬于鄉其友毛翰林憲清為狀以授適其從大父河間通判希遂以公事至率之請銘予以鄉里故知其母之賢乃諾而書之太孺人没時年六十二其生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卒以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以其年某月某日葬

于雙鳳鄉合其夫兆銘曰

孰謂有家而寡其居孰謂無子得禄以娱内行則備莫不可書惟其大者志節不渝恩典下頒有耀門閭報德不爽鄉里驚吁生從其子没從其夫地下見之無愧其初女婦之事或疑有無持此刻石匪失之誣

吴叙州妻安人夏氏墓誌銘

叙州太守吴君惟謙有賢配曰安人夏氏故太常寺卿仲昭之女禮部主事某之婦也夏吴皆藴之崑山人太

常公以文雅名當世而生多女其尤賢者為安人公嘗曰是女嫁必其人而惟謙為子弟性敏且嗜學禮部亦曰娶婦必其人乃稱他日婚禮竟成兩家以得人賀安人歸于吳者幾四十年以惟謙嘗任南京刑部主事受今封既而惟謙自郎中擢守叙州安人留居于家治内政俄以疾卒弘治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八於是惟謙以考績過家始擇地于邑之某都將以十二年某月某日葬焉謂安人賢不可遂没他日上京乃自

為狀求予銘其言曰安人出富貴家性獨勤愈少游學
宫歸必夜讀安人每以紡績共燈火及雞將鳴必趣愈
起入書舍以為常後愈登鄉舉將赴禮部試屬安人病
不能行安人曰君之父母老且日望君顯榮乃以我故
輙留乎愈始行他日又以愈未得子為憂言于舅姑所
以當置妾之意舅姑稱賞不置口曰婦人妬忌常情吾
新婦識慮之遠乃爾過於人多矣當成其美意乃置妾
姚氏竟得四子其二安人所及見者撫育皆如已出長

子東幼患驚搐安人適亦病卧于牀聞之遽起抱置于懐家人請自愛曰兒為重吾身不足惜也其賢如此四子長即東縣學生次曰南為惟謙兄後次曰西曰北女五人長適承事郎王銘次適鄉貢進士陸伸次適長洲縣學生文璧皆安人出次許適陸某次許適朱某孫男一曰某予與惟謙同舉于鄉相好久其居南京有聲刑官間大臣有奏詔嘗特薦長臬司者㑹擢叙州不果及守郡聲益起為蜀守之最鄉人皆以為安人有勸相之

助焉是宜銘銘曰

仕學所資非師即友孰謂閨中而人亦有老安其養幼賴其慈俯仰事畜一身係之何為中年遺貴與富錫號彛章不以沒廢纍纍衰服諸子在喪欲知婦德尚升其堂

劉母太宜人藕氏墓誌銘

劉母太宜人藕氏以其子約仕于朝來就禄養者數年約初為南京吏部稽勲主事後改吏部考功既封其母

曰太安人及約進驗封郎中適恩詔下遂加今封後二年為弘治庚申八月一日卒享年八十五太宜人嘗以年高思歸故鄉約勸留之至是痛恨慟哭不已將扶柩歸葬奉其友毛修撰維之狀造予請銘葢約試禮部時為予所取士及予佐吏部又為屬官不能違也穮為東阿儒族太宜人幼則警敏莊重鍾愛于其父敏與其母郭氏鄉人知其賢女也爭欲聘之既笄竟歸于故贈吏部驗封郎中某入門善修婦道時其舅教諭府君已没

姑吳氏孀居家範嚴整太宜人事之孝謹食必侍立食未已不敢退也姑或怒益下氣跪而謝過不命之起不敢起也其為婦如此太宜人生男子一人即約及女子一人餘男女九人皆諸妾出待之衣食均平一如已子人稱其有恩也居常語之曰爾祖父仁厚陰有德于人當發于其後爾業宜力學向用以光先世以約資美訓督更嚴夜恐其怠必躬自紡織課其讀誦約竟登甲科以顯于時人又稱其善教也及約官吏部常以勤於職

業為戒夜必先起趣使趨朝出門乃復寢以為常其為母又如此劉為名家宗族甚盛太宜人與諸子邑居或時過舊業族人不問長幼聞其至迎拜于道不絶雖素所剛嚴者亦盡禮不慢可以知其賢矣子男長紓次純次即約次綺次綰女長適陳某寡居次早卒次適蘓紳賈綸趙鍊邢璋孫男四人長田鄉貢進士次谷次苑次巖卜卒之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笤山之原合其夫兆

銘曰

封之既榮養之既厚曰惟有子而亦有壽無憾于世世亦何有喪車在野迎哭爭先凡此族人久服其賢歸從所天尚永閟于兹阡

徐宜人朱氏墓誌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仲山自湖省受簡命廵撫山東奉敕東行便道將過家其配宜人朱氏道中疾作即劇其子滎迓之百里外扶侍抵家明日竟卒弘治庚申十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六十宜人世為吳人居盤門南

為善族父曰景椿母曹氏宜人㓜為女子已敦厚寡言笑女德著隣里既歸丁徐事其舅故贈兵部郎中公信姑任宜人以孝處妯娌以和若其儉質不好華侈未嘗修飾容儀為時俗態至鍼黹絲枲無一日去手又其勤也仲山少游郡學有賢名人謂宜人德實與合自是仲山登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分司齊魯後改擢兵部官至郎中考最蒙恩進階宜人輙從受封初封安人加封宜人可謂貴矣然勤儉之德如故及仲山出官方岳秩至

二品祿入益厚且歷三省皆富饒地宜人未嘗資為服飾之需其勤儉之德亦不改也仲山因念宜人為婦四十年今年且老當共享富貴一旦遽至此為哭之慟其子棨則念其母鞠育成立曾不獲奉養之報慟哭不欲生於是仲山不遑治葬往涖東土居數月棨不遠二千里馳白其父曰葬既得卜不得銘文不敢葬也其父曰是固吾意乃遣使持書及賀憲副澤民之狀來請葢澤民與仲山少同學相好實知宜人然予與仲山通家已

久若宜人之行亦豈待狀而後信者因憶十餘年前予妻陳淑人卒宜人痛惜不已曰安得以婦德相警勵如淑人者今宜人卒吾知有痛惜之者矣宜人生子男一即粲蘊州衛中所副千户娶吳氏太僕卿禹疇之女庶子一曰棠出某氏聘沈氏故太醫院御醫以潛曾孫女女二人長許適雷環先卒次許適郡學生周玉孫男一曰勲聘王氏監察御史思德女女一許聘嫁刑部郎中黄日昇孫魯以卒之明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于吳縣

反陂鄉堯峯之西從先兆也銘曰
妻没而思母没而悲人情則爾莫不哭死姻戚傷焉以
及鄰里謂否德者何以至此刻文幽堂未慰夫子煌煌
誥詞襃贈厥美足以慰之亦尚可俟

太恭人石母趙氏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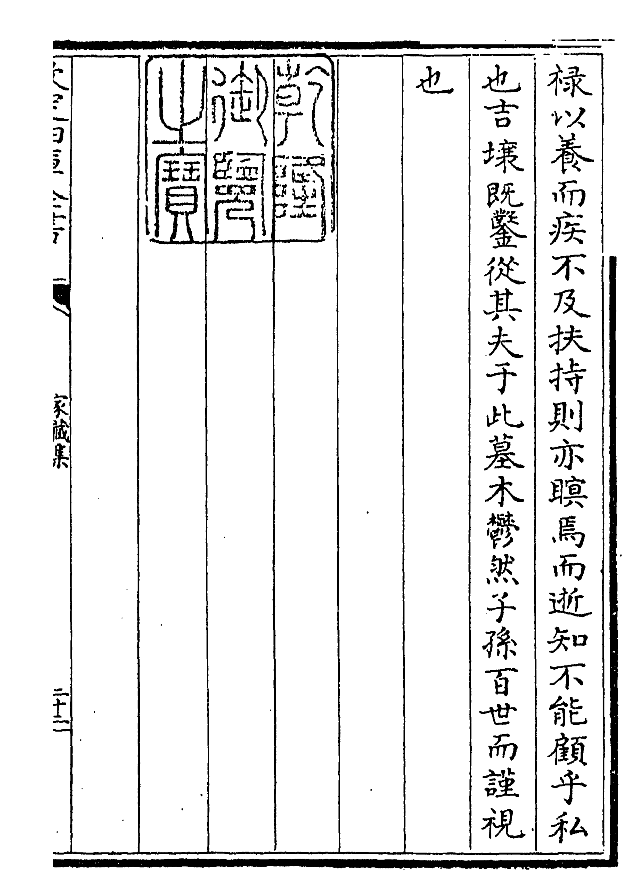
石與趙皆藁城名族趙在國初有為四輔官兼太子賔
客曰民望者孫曰準為趙王府紀善是生太恭人嫁于
石為臨晉縣學教諭贈監察御史麟之婦山西按察使

玉之妻今河南道監察御史玠翰林院檢討珤之母也初教諭以事謫居韶州而沒其配徐孺人挈諸孤海嶠萬里跋涉返葬紀善聞而稱歎曰有婦如此吾女宜事之遂以太恭人許歸按察公及入門公為諸生尚貧凡舂汲紡績之勞皆身任之旦暮為衣食計不使其姑有不足之意後公既貴自內臺擢臬長日則出治公務若閫以內事亦皆身任之迨公歸老于家禄俸絶矣所以助于內者益勤尤不使其夫有無聊之歎也公有子五

人其二爲玠琺同年舉進士皆出太恭人其三庶出太
恭人遇其母旣善所以愛而教之者與己出等曰吾夫
嘗羨竇氏五桂今不幸棄諸孤忍負其志而不力教乎
其賢如此若其平日謙而不驕忍而能容仁而好施尚
多可稱而親戚隣里以爲女師焉太恭人初從夫御史
之貴被敕封孺人及琺以檢討考最復進今封號則從
其夫按察使之秩也五子玠娶劉氏琺娶王氏繼翟氏
次瓘次珮次瑱皆幼女四長適周尚賢出太恭人次許

適米秩餘尚幼珏居史局纂修㑹典垂完俄聞其母喪更以其兄玠出廵陜西未還益痛不得侍母疾則持其友傅編修邦瑞狀來乞墓銘曰幸忝門下願有以慰吾兄弟之哀予為之慼然太恭人享年六十七以弘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明年三月十五日葬于邑南徐村合其夫兆銘曰

召南之化及于大夫之妻惟妻之賢可見家之齊也少同其貧老同其貴及稱未亡人而二子已顯于位也有


祿以養而疾不及扶持則亦瞑焉而逝知不能顧乎私也吉壤既鑿從其夫于此墓木欝然子孫百世而謹視也

家藏集卷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家藏集卷七十
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賈鉞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謝錫位

家藏集卷七十

明 吳寛 撰

墓表八首

翰林院編修李君墓表

君諱仁傑初字唐英後更字士英興化府莆田人也曾祖纉歷城縣主簿祖馨業儒不仕父煥雷州府學訓導當訓導公宦游嶺海間君留侍其祖母宋氏于家時尚

幼已能盡孝養而自力于學出則從師友質問歸則與其弟仁貴相講授學既成竟以書經魁天順三年鄉試成化八年會試禮部復在高等廷試得賜進士及第遂入翰林為編修階承事郎未幾丁母林孺人憂服除還任三年考最賜敕進階文林郎而封贈其父母妻如制秩將滿而病卒矣年五十二初君被病每旦猶朝或勸之少休其朝如故迨其劇乃已其謹畏如此君治經得其說從學者常數十人病且劇猶矻矻坐堂上為諸生

講解其精勤如此年逾四十即治葬穴曰死者人之常他日不欲以後事累吾家也及是謂家人曰吾父不幸時客囊蕭然殆不能殮痛恨至今未忘吾即死殮無獨厚其明達而孝又如此嗚呼可謂賢已君性卞急少容亦惟其中介直不能矯飾以阿人意然至遇知友杯酒相屬談謔間發歡如也自居京師未嘗一走要地請謁日則汛掃室廬彈琴投壺種花養魚以雅潔自適而已平居旣以經學為業及門蒙指教者輒取科第嘗一同

考禮部士得人為多其見於及人者僅如此配孺人陳氏今戶部郎中禹之姊有賢行男一人曰義方尚幼女二人林待育林宜篤其壻也其卒以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廿四日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寬於君為同年而相知深哀君之没而不可復得也為表其墓而復論其系曰李氏之先出於唐宗室有封之蔡者八傳曰冊以祠部郎中遷莆田令改刺金州未行而卒子孫遂家莆田歷宋及元與邑中方宋鄭號四大姓仕宦纍

數世自教諭府君而下官益小族益衰其世幾絶至君奮然起甲科列史職且顯于朝而禄位壽考又止於此不能酬其為人所以復興者其在後人乎夫望其後人以濟其世美死者之志庶乎在是

清遠史府君墓表

史之先嘉興思賢鄉大族也元季有黄翁居吴江穆溪之上與史甚邇翁善處士諱榮者得其子居仁為贅壻而穆溪有史氏自此始居仁生府君其諱彬字文質清

逵其自號也幼跌宕不羈喜趨人之急國初法制方嚴郡縣吏仍故習貪縱自若府君因民所疾惡與諸少年縛其魁獻闕下處死一縣稱快而府君得賜食與鈔給驛舟還家其父顧憂之曰吾家世醇厚汝所為若是非史氏福也府君謝曰兒幼尚氣耳居無幾悉謝遣故所與游者改行自勵務為恭謹每出入遇人無貴賤下之尤以儉約自持視義所不當費吝不用一錢竟以力田拓其產業時朝廷重糧儲設長稅者其後歲比水旱加

以軍興調發民不堪相率竄去田多荒税既不給長徃徃被罪府君適代為之知其獘所始務先愛養民力乃約束管内自里胥以下不得取民毫毛利民感悦流亡復歸當春輙出循阡陌閒勞來不倦為相視土地所宜指授種樹之法糞治之方而随所不足為補助之既乃使田甲檢視耕墾五日輙具報有惰慢者召其人誚之甚則杖而徇于衆由是税入居最縣官以為能每治水諸使行縣則推使前對至民生利害必反覆辨論之無

所畏事多罷行洪熈年初詔天下民有户絶而田廢者除其額許民自墾而薄税之然法重失實者官與長連坐吏胥輩要求百端奸民往往持短長以快其私人摇手觸禁莫敢籍報府君慨然曰此朝廷德意也懼禍不可遂條上得減税若干石家無私焉里人謝曰微公吾屬不沾上賜矣其見於居鄉者葢如此府君為人孝友而沉厚寡言人不見其喜愠重然諾自少至老未嘗食言遇事可行不計利害故人多德之而小人亦不喜然

府君雖至死守之不悔也其没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享年六十二配同縣沈氏少府君一歲勤儉孝敬助府君成家後三歲卒合葬小旬原子五人晟旲昊昌昂孫十一人曾孫若干人玄孫若干人府君嘗曰禮嫡庶異禮秩吾當推行于家其析産令諸子不得與長子齒且曰後世子孫可守此法無廢也其見於治家者又如此府君葬旣六十年未有表其墓者其曾孫鑑始為狀請予與鑑相知久矣葢嘗觀其家世隱居力本輔以禮義

文雅表然為江南之望意其積之者必深且長不然何其盛至此乃今得府君之為人而益信焉惟李翱汲汲於得昌黎韓子銘其祖之墓合於禮所謂知而能傳之意是以君子與之況由其祖而及其上者鑑其孝也哉

朱隱士墓表

崑山有隱士曰朱日南甫其諱夏別號勉齋系出唐孝友先生仁軌初為亳人後遷於雎陽數傳為宋兵部郎中貫以耆德與杜祁公等會于鄉世所謂雎陽五老是也

其後有曰子榮仕至直閣㓜值金兵之亂始來吳中歴世儒宦其尤以文學知名者元儒學提舉德潤國朝中書舍人吉隱士則提舉之曽孫而中書之孫也父曰永安早卒隱士㓜故未知學甫成童忽慨然自奮遂以儒業世其家初未娶其母郁孺人病請治于醫師鄭有林有林固儒者察其事母狀竊歎其賢因以女歸之及年漸長人自百里外延致于塾而隱士亦曰吾既不仕使子弟賴我而有益亦不為獨善矣遂以授徒為業其教

人有法學者敬服至終身不更他師盎隱士既老始謝去時從大夫士之家居者為雅集邑令尤賔禮之不衰而隱士固無所求也鄉里稱必朱先生而不敢字盎重其操云其家既故所藏先世手澤與名人遺墨無慮數十函後多散失乃數訪求于人積成家乘十卷提舉所著有存復齋集毀于火復手自編録卒賴以傳以直閣葬常熟歲必往視且懼其終廢也請于葉文莊公表其上然不獨辱其先世而已鄉先達刑部尚書顧公没既

久而無後倡好義者治其墓亦得不廢平生旣業儒不營生產特有數金一夕為人盜去已而察知其人則所識者即隱其事不發槖中遂空不計也其心之仁厚如此為詩文語皆平澹如其人尤精於書甚得楷法戉化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以疾終享年七十一配鄭氏有賢行子男四人曰器早卒曰文吏部觀政進士曰質曰彬太學生女一人適沈傳孫男一人曰希周女一人卜葬以卒之明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是文將歸治葬自

為狀請予表墓其言甚悲予於隱士為郡人相距六十里而近而與其子相好二十餘年然未嘗一識其面葢其足蹟少至城府已可見其高矣且朱自直閣之子修撰大有以下皆葬吳縣陽山其後族人或葬崑山隱士獨不忍去其先世仍命葬必陽山至是其子從之其孝又可見者夫人不出而仕為隱然比比而是無足稱數故皆不得隱之名如日南甫可以無愧者故題其墓而表之

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薊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佑天佑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絶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于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

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荊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說及為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爭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為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為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先生狀貌癯然早衰年

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為恨盎自湖州去任巳然先生為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為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為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棄不取初至荊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為公污竟謝却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

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
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
不變其爲文章平實温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
有之京等録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别號
而名之也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
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
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
夢得桂孫女六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

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吳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赓甫使人持其叔父顒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沒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吳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為赓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于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陳僉憲墓表

宣宗章皇帝之臨御也知人善任小大之臣各當其才庶事既康四海益治時則有若監察御史陳公祚出巡江西乃獨為聖學之慮具疏馳奏大畧謂帝王之學先於明理明理在於讀書葢聖賢嘉言善行載在典籍皆足以為後世師法若非素加講習則於理未盡明雖有生知之質高世之見欲其行事之悉合於道者鮮矣陛下備有聖德惜經筵之典未甚興舉講學之功少有程度故所講者雖得於此或未得於彼雖知其一或未知

其二而於聖賢精微之藴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而洞察乎而所謂學尤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功易成而效可得惟宋儒眞德秀大學一書其言明白懇切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蹟無所不載陛下欲致太平舍此書不可願於聽朝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不可間歇使知孰為邪佞之可遠孰為民利之可興孰為民害之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何而亂政事若何而得若何而失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忠賢以道義輔德者愈

見於信任邪佞以奇巧蕩心者自見於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公奏已有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為婉詞以對且謂祚緣於忠愛所發無他上意稍解先是有旨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即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公諱祚字永錫世家于吳曾祖翠山祖正父子敬母顧氏公幼即不羣弱冠補郡庠生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非其志也明年遂以

春秋領鄉薦又二年登進士第入翰林為庶吉士時方
重進士科即拜河南右叅議為政持大體恵愛在民嘗
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謫均州太和山佃户至則躬自耕
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同謫士大夫遣
子弟從受經一一為講解不倦凡十年仁宗即位念謫者
才多可用詔吏部選起之公在選中會上晏駕不果用
宣宗初年仍命憲臣即均州郡試之公策第一吏部覆
試復第一特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公在言路愈自激厲

一時彈劾貴幸為之斂蹟出巡福建糾貪黜庸自方岳而下不少假借所至尤恤民隱福州屬縣民若上官和買破産不足供公廉知其弊即日禁止之民大稱快歲滿還朝奏開白塔河漕粟事宜悉見施行未久河就湮塞劾督工役者上雖曲宥其人而在廷多公直既乃有江西之行而繫獄者幾五年始獲復官再巡湖廣風力愈勁部下肅然既而言遼王不法事上怒甚復械赴京論死未幾事竟驗卒直公原之因改南京雲南道益務

建明戶部侍郎吳璽奏舉主事吳悅悅有過不得舉璽被劾鞫獄者因以私憾附致其罪悅亦不勝考訊而死公歎曰獄重事也法司故為深刻乃爾今災沴荐臻職此之由乞坐其人以變亂成法罪大理依阿宜併罪之奏可以犯在赦前幸皆不坐仍敕天下法司一遵律斷當以徇私深文為戒秩滿用大臣薦擢僉福建按察司事閩人素知公至是相戒不敢犯法諸軍衛厲民者公痛繩之民益安焉分巡興化漳泉等郡郡舊多神祠為

考其建置之由諸不載祀典與非古節義繫名教者悉除毀之其廟學壇宇出官帑一新士民感之為記刻于石久之寇起沙尤諸郡騷然公時移疾不出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閩中知公賢强起公為力疾視事者數月閩既無警辭曰某自登歲即涉仕途雖庸陋無補茍有所見不敢不盡今年幾七十且病無能為矣因疏請致仕時同官以寇起皆貶斥去乃獨得請而歸閩人雖不忍去公而亦為公榮之既歸自號退翁杜門却掃日惟

以訂經籍立家法為事盖年七十五而終景泰七年二月癸丑也以是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吴山桃花塢之原配王氏子男一曰寧新野王府教授女二長適辰州知府鄒順次適太常寺少卿淩信孫男二曰懐曰悦悦郡庠生女一公為人風神整峻音吐剛厲平生雖疾惡少容然居官遇賢能吏輒薦舉之尤號有識鑒出廵時兩值鄉舉如湘陰魯文莆陽柯潛頼公監臨得不枉抑後皆知名於世若其他事死之孝治家之禮臨財之義為

學之勤盖終其身如一日者其詳國有志家有傳墓有銘可以槩見寛獨循教授君之請按中書舍人李君應禎之狀節其出處之大畧表于墓道而復系之曰嗚呼公乎古之遺直也其忠誠激發與唐劉去華等而考其前後殆有甚難者葢方脱均州之謫士之厭窮阨者孰不縮首卷舌退藏於後以自全能復進言已難矣況言之所指隱然時禁以取必死之禍是固尤難也幸其出一生於九死雖古之好竒節者知所懲艾而藩府之疏

不旋踵而入此不亦尤難矣乎夫去華之言雖剴切止於一落第不耦公言若少緩其禍則大至其挫之而氣愈壯摧之而節彌堅此可見其中卓然有得而非沽一時之名僥倖苟且以塞責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公其有之

林先生墓表

先生諱謨字君定别號訒菴其先本閩之林氏有諱適者避亂徙黄巖之泉溪歲久族益大連起仕宦而林氏

遂冠郡中後泉溪割置太平縣故今為太平人高大父天麟以為舅後冒李氏至先生之子孟始復氏林遵父命也曾大父原紳華亭知縣大父長民贈行部户曹主事父茂弘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考功為人清節卓然為浙東士夫稱首先生幼承父教刻意問學正統辛酉以縣學生登貢士省明年會試禮部中副牓授蘄州府學訓導秩滿丁考功憂以疾卒于家景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四十三配同里伍氏孝子譚之孫女有賢

行子男四人曰嵩曰穹俱蚤世曰孟曰蘊女二人適趙珪李存信孫男一人曰保琨女二人先生既卒之二十三年為成化甲午十二月二十九日始克葬于其鄉九嶼之原先生端介清謹人也當分教蘊學時弟子初入學必執贄以見先生曰吾官雖卑然亦奉朝命職教誨有祿俸之入彼雖循常禮如法律何悉拒不納則有以圖盡為贄者亦拒之故禮部尚書楊公仲舉實為文序其事先生自守既嚴同官頗疾之卒不變其誨人惟因

其人願學初不之强故或終歲不施夏楚然諸生視其詞貌稍厲則跼蹐如被撻一時感化以行業自修者有其人先生素多病講授之餘退坐一室閉户蕭然不知世間有榮利事益嘗侍考功居京師習程文于陳學士循及滿考上吏部陳適當路有氣勢能榮辱天下士或謂先生稍親附之可得超遷為朝官先生至則一登其門盡諸生禮竟不再往其自守如此君子謂先生不媿于其父云先生既葬之明年孟等以書來曰先君之没

以擇地不即得葬故緩罪甚重也葬而更無一言以

入謂孟為何如且先君門人惟君子顯而有文其必為

我圖之他日先生之從子刑部侍郎鶚亦曰吾叔父所以

為師儒者不可以無述寛曰唯唯蓋寛總角入學宫居

講下所以蒙指授者甚至終身不能忘也今頼以文詞

為業他人有善且録於吾師奚辭惟惜當時既幼且愚

不能悉記先生事行為可憾乃姑以所知者一二涕泣

而書之以復孟等俾刻之墓上庶林氏子孫有考焉

許處士墓表

許氏在東陽有南西二族皆出晉孝子孜之裔處士之先則自西族來居邑之昭仁里有諱瓔者當宋宣和間以捍睦寇功授秉義郎竟死寇難鄉人廟祀之元栁文肅公寔為紀其事刻石廟中處士之十五世祖也曾祖大有通儒術人稱草菴先生祖宣父本皆有隱操本娶麟溪鄭氏再娶南溪賈氏而生處士其諱煜字允彰生九月而孤既長事其母甚孝與其伯兄光處更友愛凡

事獨任其勞而不敢遺及之性勤敏自奉且薄家卒賴以裕顧於財不甚惜遇貧乏者往往賑貸之歎曰小惠不終窮乎乃授以理財之術因其術獲溫厚者十餘家素剛直好面斥人過鄉族或相忿爭聞處士至皆惴惴避去一邑令固貪夫也偶遇宿其家處士輒數其事曰為百里宰當如是乎令大慚服許既盛族世率好禮若方蛟峯許白雲李草閣吳德基諸名儒皆嘗為塾師及其父也遺風猶存至處士治家動遵古禮而於佛老巫

覡尤加擯絶不使亂其家法其志益將舉禮制而盡行之然不幸以疾卒實成化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其配鄭氏諱儒字德仁亦出麟溪為蜀府左長史楷之曾孫處士燿之孫璧之子未嫁母汪氏寢疾左右扶持者三年族人已稱其孝及歸于許恭敬和慈安靜儉約宛有義門軌範人感而化為賢婦者亦多以免身而病者二十年然凡遇祭祀必強力而起臨視牲醴惟謹適喪處士哀甚而病劇以十三年十月二日

卒享年五十九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合葬于里之胡山子男三人曰堪垣塤孫男三人曰佐伉俟女二人塤于友王進士允達之子壻也以邑庠生持服居憂與其凡謀所以顯其親者乃自為狀不遠千里來吳門乞予書墓上之石曰不肖孤託婦翁之契敢以先德累予感其孝不忍違也夫婺多君子在昔為盛其顯者焯然在人耳目隱者亦多以詩書禮義重於鄉評故近世楊文貞公有云浙東尚文雅予嘗媿乎其論今觀處士

為人亦可信矣三子者皆賢而有父風塤更好學將取科第入官所以顯其親者又當有在

隆池阡表

惟沈氏之先皆葬其里相城至處士恒吉之卒也其子周視先塋卑隘始擇地于吳縣西山行數日不得他日得隆池焉葬之初其地名龍池周以其土隆然而起也更今名沈氏故為長洲邑中大家中衰有曰良琛者始居相城能闢田復業其家以大是生孟淵永樂初以人才

徵引疾歸卧江南有詩名于時而厚德雅量福履最盛
配朱氏生二子其仲處士諱恒以字恒吉行别號同齋
自其少時與其兄貞吉同學于家塾而塾師為翰林檢
討陳嗣初先生也且其父徵士好客一時名流相過從
者日常滿坐處士因盡得接見前輩而熏其德漸其藝
以成其名人以有子為徵士賀徵士既老奉養益厚處
士乃日以致樂為事恒使人走市中求甘旨之味供之
嘗夜有寇至偶外寢得脱去既而念父母所在還入其

室號呼之寇揮刃及其袂迫逐墮水中水適淺不溺人以為異葢孝也其配唯亭張氏有賢行子男三人長曰周次曰召先卒次曰幽女四人皆嫁其一蚤寡守節孫男三人曰雲鴻曰應蟾曰應奎女四人處士貌厚而神清望之溫然美玉也所居窗几明潔器物古雅而奇石嘉樹掩映庭戺儼如畫中風日清美每被古冠服登樓眺望神情爽然或時扁舟入城留止必僧舍焚香瀹茗累夕忘返善繪事妙處逼宋人然自重不苟作亦善為

詩落紙可誦平生好客綽有父風日必具酒餚以須客至則相與劇飲雖甚醉不亂特使諸子歌古詩章以為樂其視市朝榮利事眞有漠然浮雲之意以成化十三年正月晦卒享年六十有九葬以又明年正月三日於是周沍告其友翰林修撰吳寛曰不肖奉先訓獲列於士大夫間自媿無以顯揚之者惟幸得一言表於其阡耳敢以狀請寛惟處士以風韻高逸為吳人稱慕豈其江湖之上足以自樂而忘斯人乎聞昔正統間周文襄

公以工部尚書廵撫畿内慨然以經理國用為巳任戒郡縣慎選長田賦者處士在選中公知其賢待之不以庶人禮適歳饑發廩賑貸明年春督償亟甚民相視不堪處士首率父老往訴于公乞至秋乃償公不可則為反復辨其利害公悟從之後用其言為令又民歳漕粟輸納多不足豪家利以金貸比比破産處士當其往役也輙預貸之而不取其息民至今感其惠若其忘怨釋讎䘏貧排難為惠不能盡書葢沈氏自徵士以高節自

持不樂仕進子孫以為家法遂使處士之仁心及於一
鄉況又掩於文藝之美人不盡知之乎夫發潛闡幽吾
黨之事也故因周之請書其事為隆池所表俾刻之

家藏集卷七十